

血祭桐城派

朱洪◎著

戴名世傳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血祭桐城派

戴名世传

朱洪◎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祭桐城派:戴名世传 / 朱洪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5396 - 3231 - 5

I. 血… II. 朱… III. 戴名世(1653 ~ 1713) - 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0784 号

血祭桐城派——戴名世传

朱 洪 著

策 划:徐海燕

责任编辑:吕冰心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00 × 1000 1/16

印 张:18.5

字 数:280,000

印 数:6,000

版 次: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396 - 3231 - 5

定 价:2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皖西南的桐城县，方圆百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江（与枞阳分开后，江属枞阳）。战国时，此地为吴楚争夺之地。三国时，吴国曾在城东的峡石（小关）阻止了曹休的几十万南下的军队。

这里名人辈出，如北宋画家李龙眠（公麟），明代御史左光斗，清代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方以智，相国张英、张廷玉父子等。清代还有一位名人，即康熙朝的榜眼、《康熙字典》唯一未署名的作者、桐城派鼻祖、因《南山集》文字狱被砍头的戴名世。

三百多年前，这个心灵孤寂、充满憧憬的人，在一条曲折、布满陷阱的迷途上狂走。这条路上，荆棘与桂枝并存，奇花与毒草丛生。他上了九天，也跌入了地狱。

在桐城南山冈，先生在榜眼墓已孤寂地躺了近三百年。直至晚清，文人谈及戴名世的名字，仍噤若寒蝉，以至大僚曾国藩只提桐城派的三祖方苞、姚鼐、刘大櫟。戴名世这位被毛泽东、柳亚子称赞的人，究竟走过了一段什么样的人生，引起了清代这么一宗惊天大案？这位榜眼的血和人头对于桐城派乃至中国的文化走向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许多人来说，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不揭开这个谜底，就不能触摸桐城文派高原冰寒的源头，就不能鸟瞰清代文化之河的弯曲和全貌。嗅一嗅这个文质彬彬的人身上曾有的血腥味，可以感受清代风花雪月的文坛、文质彬彬的科场掩饰下的马蹄和屠刀。窥视这个文人的漫漫人生路，换一个角度放大一下清朝曾有一页，散文派别、科举道路、文字狱，等等，就不再是毫无生气的字眼，而是文化、政治和社会成长中的缺憾。

戴名世的悲剧是人类前行中的一幕,是人类克服自身蒙昧、无知的阶梯。他以自己的七尺身躯,为桐城派乃至整个清代文派作了奠基。从此,清代文人沉迷于汉学(朴学)和宋学(程朱理学),远离明史,以至今天的《明史》乏味无趣。“《南山集》案”,是康熙为了清朝江山,悬在清代文人头上两百余年的利剑。

这股积压的政治热情,直到清代后期,才在洪秀全、龚自珍、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等人身上,如出峡江河,澎湃而下,势不可挡。但新文化运动将矛头指向包括桐城派在内的所谓“十八妖魔”的时候,《新青年》只找到了封建王朝统治下文人掩饰的悲鸣和压抑的叹息。而五四运动将这场文化的运动引向政治的运动时,封建时代和新时代的“人猿揖别”的时候,才真逼到来了。

追随戴名世的脚印,走完其漫漫人生路,不难发现,历史的多维画卷、人类美好的追求,包括文学的各种风格和派别,丝丝缕缕,并没有在这一代人身上断线。或者说,无论是胡适的白话文思想,还是陈独秀对于八股文的批判等,都不是空穴来风。而现代人津津乐道的政治与文化的分歧,他们在谈论政治时的小心翼翼,也无不折射了清代文字狱留下的阴影。

不了解戴名世,就不了解桐城派文绉绉的文风里浸透了清代文人的血;不了解明清的时代替换,就不了然文人逃禅的机缘;不了解清代文字狱,就不能体味清末汉族文人的怒火和英雄辈出。但一个时代列车在高歌猛进的时候,它的车轮碾过的地方,一定横躺过因开路而倒下的先驱者!

一个翰林人头祭奠过的文派,分量是沉甸甸的,苦甜交融,带一点涩咸。

自序 001

第一章 龙眠山下(1653~1678)

- 一 六世祖拒不义财,曾祖父躲飞来灭 002
- 二 戴田有一门秀出,外祖父醉生梦死 006
- 三 魏忠贤残害忠良,左光斗身后流风 010
- 四 承父业庐江授徒,读藏书编修奠基 014
- 五 处贫寒理想高远,恨不均讨伐钱罪 019
- 六 法自然爱芝生石,一天地为兰捉虫 024

第二章 桐城生员(1679~1686)

- 一 清矫中别具胜致,赏腊梅顾影相怜 030
- 二 赠僧人序埋祸根,冻莲花图兆吉祥 034
- 三 麻衣如雪孤舟冷,浮山空灵游人稀 037
- 四 游青布潭怀先贤,访河底墅羨隐士 041
- 五 步明史犯禁文字,颂斥屠冒世儒 046
- 六 遇朱书旧县拱手,初落第句容散心 050
- 七 论当世再遗祸根,试皖江初吃皇粮 055

目
录

第三章 太学读书（1687~1692）

- 一 入太学任张英邸，赏京华登免儿山 0 6 0
- 二 再落第祈梦有心，初入幕海市无缘 0 6 4
- 三 发高论去孔子像，崇灵光爱陆游诗 0 6 9
- 四 补教习书若蝌蚪，会尚书不拽衣裾 0 7 3
- 五 三试不第学鸛鹄，两次搬迁怨仆人 0 7 7
- 六 录明末事添把柄，谈归去隐笑洗马 0 8 2
- 七 方灵皋北上会兄，李愚庵升官却病 0 8 6

第四章 入幕福建（1692~1695）

- 一 吊祖父还乡过年，助检讨南下览胜 0 9 2
- 二 绳墨卷山水纵情，操笔削朋友下第 0 9 6
- 三 遗三恨未见洪思，携花归渴望意园 1 0 0
- 四 创桐城派意象法，驳金陵叟算命观 1 0 4

第五章 四试不第（1695~1697）

- 一 过浦口饯别大山，出皖北再遇朱书 1 1 0
- 二 踏桥不忘造桥人，抵京再任宰相府 1 1 4

三	方百川文若先辈,赵士麟诗如流泉	1 1 7
四	小秀野酒徒吟诗,索诗序朱翁抗祸	1 2 1
五	叹友寡四次落第,谋种树三百成围	1 2 4
六	不喜僧人托帝王,乐与新朋话明史	1 2 8
七	离寄园吉士送诗,还金陵田有误差	1 3 1

第六章 金陵选家(1697~1700)

一	到中年三变文风,徙苏门再做选家	1 3 6
二	五通岭亡乱朝贼,虎踞关悼青阳友	1 4 0
三	方灵皋发解江南,朱字绿思归霍山	1 4 4
四	戴名世行船逆风,方灵皋会试落第	1 4 9

第七章 浙江纪行(1700~1703)

一	离金陵三度入幕,抵湖州兼做选家	1 5 4
二	冷泉亭艳妇占位,犬亭山文士探幽	1 5 8
三	印文集门客埋祸,观樟树主宾称奇	1 6 2
四	烂柯模糊觅前生,雁荡神清谈遁世	1 6 6
五	过黄岩代书碑记,游天台割草荒径	1 7 0

- 六 麻雀争巢廿一史,相国归送十首诗 1 7 3
- 七 长干寺鸟妒黄鹂,南山冈鸡吞蜈蚣 1 7 8
- 八 印文集扰老来祸,书寿文报董子恩 1 8 2

第八章 顺天中举(1703~1706)

- 一 观昆曲感叹风气,选古文去除尘埃 1 8 8
- 二 夺天年倪生早逝,辱匹夫古松为薪 1 9 2
- 三 写美又无非割爱,和陶诗难在自然 1 9 5
- 四 赴乡试同里主考,换考卷提调帮忙 1 9 9
- 五 屡蹶场屋魁北闾,初任考官丢乌纱 2 0 2
- 六 登举人戴子思隐,弃进士方苞孝母 2 0 6

第九章 乙丑榜眼(1706~1710)

- 一 落榜自比东邻女,南还遭遇老爪贼 2 1 2
- 二 过汴梁巡抚煮酒,入扬州共话旧 2 1 6
- 三 笺杜诗瑕不掩瑜,写谏文言非由衷 2 1 9
- 四 劝种树治生之道,赏兰花幽潜者长 2 2 3
- 五 哭朱书祸福相依,悼阿舅诗文一体 2 2 7

六	浓意趣喜苏东坡，夺会元感李光地	231
七	朝中无人坐第二，布衣芒履一朝除	235
八	直禁廷缺少惕字，坐小亭稍慰情怀	238

第十章 穷途末路（1711~1713）

一	语多狂悖起大狱，名负直声获世讥	244
二	受夹刑戴子招供，避文网毛公丧胆	248
三	敬品学方苞免刑，护良才郎中丢官	252
四	一族人齐齐下狱，六千犯纷纷落网	257
五	案中案巡抚被参，天外天庄愿免绞	261
六	冒瘟疫义士探监，和杂诗孤囚望月	267
七	七尺躯弃捐京城，三百口流徙塞北	272
八	方观承话旧诉怨，赵申乔末路乞还	277

尾	声	281
后	记	284

第一章

龙 眠

(1653~1678)

1653年（顺治十年），俄人的铁蹄第一次践踏了中国尼布楚地区，法国作家莫里哀创作了喜剧《健忘的人》。就在这一年的三月十八日，戴名世（字田有）出生了，幼儿长长脸形，皮肤黝黑，哭声洪亮。听到他第一声啼哭，祖父大吃一惊：小子不同凡响！

第一章 龙眠山下(1653~1678)

一、六世祖拒不义财，曾祖父躲飞来灾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戴氏系周朝宋微子后裔。成王二年（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公东征淮夷，封微子于宋。元末明初，天下纷乱，皖南婺源（今属江西）的戴氏一支，北迁至桐城东乡（今属枞阳）仓前，成了桐城“仓前戴”的始祖。十七世纪初，即戴名世出生前五十年，戴名世的六祖，自白云陈冲举家迁到桐城县城东北二十来里的南湾（孔城镇），人称南居先生。

南居先生拒绝横财，免除了家族的一场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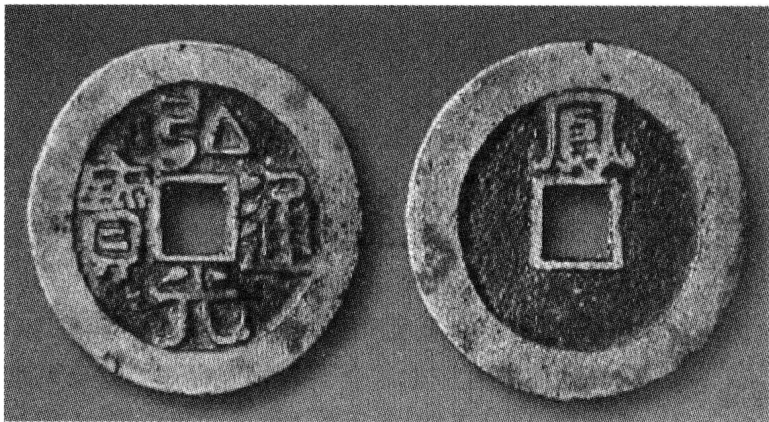
十七世纪的一个普通冬日，在南湾一片空旷的土地上，一群麻雀自由自在地啄食，上蹦下跳，田边的几棵槐树，叶子凋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丫。南居先生的仆人在一锄头一锄头地挖土，旁边是一头水牛，在悠闲地啃草。突然，他握锄头的手被震了一下，耳边传来“咯噔”一声，硬蹦蹦的。这是什么呢？他好奇地又挖了一下，仍然是硬蹦蹦的声音。他蹲了下来，用手掏开泥土，一只碗口粗的泥罐盖子露了出来。他的心狂跳了几下，该不是财宝吧？他瞅了一下附近，一个青年人在田边溜达，原来是少东家面峰。

“这是什么？”少东家见仆人举动古怪，漫不经心地走了过来。

仆人悄悄地说：“少东家，说不定是财宝呢！”

少东家立即兴奋起来，忙说：“小心些，别挖碎了。”

说话工夫，两只黑黝黝的瓮已被挖出来。少东家蹲在一旁，惊讶地打量着，真的是财宝吗？他瞅了仆人一眼，然后四处望了望，说：“用衣服包好，抱回家去。”



仆人一手一只，抱了两只沉甸甸的瓮，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少东家自己启瓮，里面果然是金光闪闪的白金和玉器。面峰兴奋得脸放红

光，说：“从前，邻居中一户穷人听家里老婢说，先世曾藏金二瓮在庭柱下。子孙日夜挖掘，果得二瓮，封口如故。启瓮一看，只是两坛清水。白欢喜了一场，被乡人当做笑话。”

仆人姓陈，他的两眼放出了从来没有的光。看着雪花花的银子，仆人面部表情复杂地说：“这二瓮白金，可是真的啊！”

南居先生有几亩地，过着富不了、饿不死的日子。他是位忠厚的读书人，知道人不能发横财。面对戴家突然发家致富的机会，南居先生神情淡淡地问儿子面峰：“你看怎么处置呢？”

面峰觉得父亲的话很奇怪，说：“二瓮白金虽不是祖宗埋下的，但地是自家的，理当归我们家所有啊！”

仆人也附和说：“该东家有！该东家有！”

南居先生听了，吹胡子瞪眼，大发脾气说：“我听说，有无妄之福者，必有无妄之祸。我戴家世代力田自给，今你不靠自己的力气，而想取不义之财，我不要你这个不肖之子！”说着，南居先生举杖狠狠打了一下面峰。面峰挨了打，像泄了气的皮球，赌气跑到外面去了。

南居先生转身对仆人说：“这两瓮白金是你挖到的，你拿回去吧！”

仆人稍稍推辞了一番，见大东家说的不是客套话，便千谢万谢，把二瓮白金抱回家去了。

仆人的老婆不相信这是真的，说：“我们不能要吧？”

仆人欢喜地说：“怎么不能要？这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了。”

夜晚，仆人和老婆没有和东家告别，悄悄地带着财宝，牵着儿子，离开了南湾。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仆人隐姓埋名，买田买宅，一家贫穷的人，转眼过起了富人的日子。

数年后，一个漆黑的夜晚，小偷摸进了仆人的家，偷走了他的大部分金钱。仆人怕小偷再来，将剩下的金玉，装在兜里，拿到集镇上想兑换现银。仆人形容猥琐，神情不安，颇为可疑。在一家钱庄，店主悄悄地喊来狱卒，将仆人当贼捉了。

“冤枉！冤枉！”仆人大声喊冤。

狱吏审他：“你这个下等贱民，哪里有这个东西？”

仆人说：“这是数年前在主人地里挖到的，主人不要，送给我了。”

狱吏说：“你这个贼，说谎不打草稿。瞎子烘火，还想着往怀里掏灰。天下哪有这么傻的东家？自家地里挖到的钱不要，送给你？这么好的人，偏偏给你碰到？”不久，仆人悔恨交加，冤死在狱中了。

仆人的儿子回到南湾，哭着对南居先生说：“我父亲取不义之财，以致有今天。现在我没有出路，还望主人收养我。”

南居先生叹了口气，说：“作孽啊！你父亲走时没有和我说一声，哎！等于叫他把祸害抱了回去啊！”南居留下仆人的儿子，仍叫他种田。他转而对儿子面峰说：“当时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今日你不知乞怜于哪家呢！”

面峰卒于1574年，那一年，他的次子戴时章（字默齐）才四岁。戴时章（1570~1637），监生，官至通判，活了六十七岁。戴时章长子戴震（1596~1670），享年七十五岁。戴震，即戴名世的曾祖父，他的名字和休宁清代理学家戴震（1723~1777）同名，但早生了一百二十多年。两位戴震均是婺源人，同宗异支。

1645年五月二十日，扬州城杀声震天。在清军统帅多铎指挥下，扬州城终于被攻破，明军扬州首领、四十四岁的史可法被逮捕。史可法被杀后，清军开进扬州，屠城数日，直到五月二十六日，因南下打金陵，清军才“封刀”。据焚尸簿记载，扬州死难军民八十余万，尚不含落井投河、闭门上吊的人。

六月三日夜，南明弘光帝和平常一样，拥着爱妃看戏喝酒，一位太监慌慌张张进来报告，说清军已于前日夜渡长江，昨天占领镇江，正杀奔金陵而来。弘光帝慌忙带了内监四五十人，于二鼓逃出金陵，逆江而上，往芜湖方向避难。此时，他的大臣们，还一无所知。马士英、阮大铖次日得知弘

光帝已经逃走，连忙带了弘光帝太后，慌慌张张逃离南京。

消息传开后，老百姓涌进了马士英和阮大铖的家，翻箱倒柜，抢走了不少财物。一群人涌进了弘光朝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王铎家，抽打了他一顿耳光，连胡须也拔了下来。这是古代的一种刑法，叫“髡”刑。河南人王铎，1592年生，这年五十四岁，书画家。老百姓闹事时，他正临桌绘画，悠闲自得呢！

闹事人中，一位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口操桐城方言，奋力向前，也用力扇了王铎几个耳光。另一位青年人，自称自己是崇祯太子，被大家拥到武英殿，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人群欢声雷动，群呼万岁。

这个参与扇王铎耳光的年轻人，闹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才疲倦地回到秦淮河边的一家客店。和平常一样，秦淮河里仍然停泊着十来只舫船，上挂红色的灯笼，闪着幽暗的光。画船里，不时飘出倡女的歌声，在河上回荡。

“陈孝！你到哪里去了？”主人焦急地问。这是一位五十岁模样的中年人，操着一口桐城话。从他的脸形上，依稀可辨，他就是面峰先生的儿子戴震。他在离金陵不远的定远教书，刚来金陵。这位刚进门的年轻仆人陈孝，就是死在牢里的老仆人的孙子。

“今天真快活！”陈孝进了门，咕咕噜噜喝完了半茶壶水，绘声绘色地把如何参与打王铎，如何第一次进了武英殿的事，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嘘——声音小些！”话说到一半，戴震大吃一惊，脸色陡变。如今世道这么乱，谁知道王铎是否已投降清廷，为什么马士英、阮大铖逃跑，王铎不逃跑呢？万一王铎是奸细，不是闯了大祸吗？想到这里，戴震叮嘱仆人：“千万不要声张。”

夜晚，戴震依窗观望秦淮夜色，痛苦万分。他想到了杜牧《泊秦淮》的一首诗：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南朝陈后主所作《玉树后庭花》，被后人视为亡国之音。如今国势衰

微，皇帝仍沉迷艳曲，明朝哪有不亡的啊？

过了几天，一队清兵包围了客店，将几个参与闹事的青年人抓去杀了。这时，大家才知道，王铎在此前已投降清兵，他的弟弟也在清营效力。六月七日，清兵前锋抵达金陵城下后，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冒雨奉舆图册籍，跪在道旁迎候。王铎脸肿须稀，几乎换了一张脸。清帅多铎为给王铎出气，杀了几个闹事的。那些打王铎的人，到处宣扬，以为是帮助清军呢，结果一一被捕，丢了吃饭的家伙。

幸亏戴震不叫仆人张扬，躲过了一难。次日，戴震带了闯祸的仆人，悄悄地逃回桐城。仆人陈孝大难不死，一路上兴奋异常。十几年后与小东家戴名世说起此事，仆人眉飞色舞，以为平生之快。

二、戴田有一门秀出，外祖父醉生梦死

1653年（顺治十年），俄人的铁蹄第一次践踏了中国尼布楚地区，法国作家莫里哀创作了喜剧《健忘的人》。就在这一年的三月十八日，戴名世（字田有）出生了，幼儿长长脸形，皮肤黝黑，哭声洪亮。听到他第一声啼哭，祖父大吃一惊：小子不同凡响！

戴名世出生的日期，碰巧和康熙（玄烨）帝同月同日。不过，康熙是次年出生，比戴名世小整整一岁。戴名世赶在万寿节出生，后来被康熙杀了，不知这个出生日期，是否犯了大忌？这个日子的不祥，还在于二百七十三年后，段祺瑞在北京制造了“三·一八”惨案，鲁迅把这一天称作中华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父亲戴硕（字孔曼）和母亲方氏一样大，生于1633年，三年前结婚，这年二十一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还有戴名世五十八岁的曾祖父戴震、四十岁的祖父戴宁。戴名世身为长子，出生在一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里，给这户人家带来了一点穷快活。

祖父给他起了字“田有”，希望等他将来长大了，家中有田；父亲给他起了名字，叫“名世”，希望他留名于世。后来，这孩子“名世”了，可田没了。

戴名世生活在私塾世家，一岁就能说话。1658年初春，他被送到一位亲戚家读私塾。塾师叫戴应旂，人称雪舟先生。雪舟先生二十岁出头，辈分

大,岁数小,戴名世喊他“大父”(祖父辈,沿袭西汉人的叫法)。雪舟先生在草屋前的大厅里,摆了十几张桌凳,做课读处。这些孩子,或是亲戚,或是邻居,年龄大大小小,辈分上上下下。雪舟教孩子们读《四书》、《五经》,田有最聪明,学《论语》句读最快。

一日,雪舟先生讲《论语》。他先带孩子们念书:“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念了几遍,雪舟先生一字一字地解释字义:“季路,就是子路。在兄弟中,年龄最小的称季。侍,陪在长者之侧曰侍。盍,何不也。这句话是说,颜渊、子路,陪侍在孔子身旁。”接着,雪舟先生讲解句子含义:“孔子说:‘何不各说你们的志愿。’子路说:‘我愿以我的车、马、衣服、皮衣,与朋友共享;敝之而无憾,用坏了,没有遗憾。’”这段话讲解完了,他放下手中的《论语》,问:“你们听明白了吗?”

孩子们扑在桌子上,手拿《论语》,懵懵懂懂的,没有人敢说话。戴名世年龄最小,虎头虎脑,不知道害怕。他等了一会,见小朋友们都不说话,便将手高高地举起。

雪舟先生说:“田有,你站起来说话,你没有听懂吗?”

戴名世站起来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此一小事,子路,圣门高弟,区区仅以此为志也耶?”戴名世的意思是,子路是孔子的高徒,他把“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作理想,追求不是太低了吗?

戴名世年龄这么小,出语惊人,雪舟先生大吃一惊。他本以为,田有什么也不懂呢!其他的孩子也好奇地睁大眼睛,他们也没有想到,小田有会有这么一问。老师想了一下,回答说:“此事亦大难。”别的话就没有说了。那意思是,“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并不容易。戴名世听了先生的话,默默地坐下了。朋友一起坐在一辆车马上,天寒时,共穿一件裘衣,有这么难吗?他把疑问埋在心里,没有再问。

十五年后,学士傅达礼对二十岁的康熙说:“朋友固不可无,亦不可滥,有益友,有损友。”帝师和戴名世谈的友道,天壤之别,视角不同,内容也不一样。

次日,天气温暖。雪舟先生和妻子一起观赏金鱼,恰好戴名世经过。戴名世喊了一声“大父”,又喊了雪舟先生的妻子唐孺人“大母”。雪舟先生